

澗

泉

日

記

潤

泉

日

記

傳刻誤也宋詩紀事引黃昇之言稱其名家文獻
政事文學爲一代冠冕然宋史無傳惟戴復古石
屏集有挽韓仲止詩云雅志不同俗休官二十年
隱居溪上宅清酌澗中泉慷慨商時事淒涼絕筆
篇三篇遺稿在當並史書傳自注云時事驚心得
疾而卒作所以商山人所以桃源人所以鹿門人
三詩蓋絕筆也知漈乃遭逢亂世坎坷退居齋志
以歿之士是書宋史藝文志不著錄無從知其卷
帙之舊今以散見永樂大典中者哀合排次勒爲

三卷約略以類相從其有關史事者居前品評人物者次之攷證經史者又次之雖未必盡復其舊然亦粲然可觀矣攷澠別有澠泉集與趙蕃同以詩名蕃號章泉故李龔端平詩雋序稱爲章澠二泉先生而方回瀛奎律髓亦言世稱韓澠泉名下無虛士其學問既有根柢又參政韓億之裔吏部尙書韓元吉之子其親串亦皆當代故家如東萊呂氏之類故多識舊聞不同勦說其記明道二年明肅太后親謁太廟事可證石林燕語之誤記大

觀四年四月命禮部尙書鄭久中等修哲宗正史
事皆可補史傳之缺其議論亦皆精審宋人諸說
部中亦卓然傑出者矣乾隆四十一年二月恭校
上

總纂官侍讀學士臣陸錫熊

侍講學士臣紀昀

纂修官編修臣鄭際唐

澗泉日記目錄

武英殿聚珍版原本

卷上

五十條

卷中

七十三條

卷下

七十五條

臣等謹案澗泉日記宋韓洄撰洄字仲止號澗泉
許昌人陶宗儀說郛載此書數條題曰宋虎撰蓋

淵泉日記卷上

宋

韓

澆

撰

淳化二年十月丁亥信州言玉山縣民俞攜八世同居
內無異爨詔旌表其間常稅外免其他役

真宗天禧元年始詔兩省置諫官六員不兼他職攷所
言以爲殿最首擢魯宗道與劉煜爲右正言時諫官章
須繇閣門進且得對者尠宗道請得面論事而上奏通

進司

案宋史職官志通進司銀臺司隸給事中掌
受天下章奏及閣門百司奏牘表疏以進御

遂爲

故事

原註兩朝國史魯宗道傳
道傳及陳均編年備考所載與此互有詳略

案此條宋史魯宗

明道二年春二月乙巳皇太后朝饗太廟乘玉輅服褱
衣九龍花釵冠齋于廟質明服袞衣十章減宗彝藻去
劍冠儀天冠皇太妃亞獻皇后終獻薛奎嘗諫不見聽
案石林燕語云天聖初明肅太后欲被袞冕親祠南郊
大臣爭莫能得薛簡肅問卽服袞冕陛下將爲男子拜
乎議遂格愛日齋藜抄引燕語證誤湘山野錄辨其非
親郊卽謁太廟也攷宋史新編載明道元年詔謁皇太
后謁廟儀云云明肅本傳薛奎傳俱云后以袞冕謁太
廟奎力諫不聽陳均編年備考所載亦同是先一年詔
議禮儀而次年舉行謁廟之典顯然無疑豈天聖時已
將有事南郊而不豫詔廷議者乎歐陽修爲奎作墓志
亦載此事而曰后不能奪爲改服雖改服之說與各書
微異終未聞格而不行也然則夢得之言不特談謁廟
爲親郊并誤明道爲天聖
且誤已行之事爲未行也

皇祐四年謂輔臣曰朕臨御以來命參知政事多矣其
閒忠純可紀者蔡齊魯宗道薛奎而已宰臣如王曾張
知白輩履行忠謹雖時有小失而終無大過李迪之心
亦樸忠自守第言多輕發耳朕寧記其小然近世之名
臣也

熙寧二年十一月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韓維言處士
孫侔昨除試大理評事知滁州來安縣以疾不就今聞

疾殞望除一職官詔以侔依前官權常州團練推官

案宋

史隱逸傳侔字少述事母盡孝屢舉進士不第母卒自
誓終身不求仕劉敞知揚州薦授揚州教授辭治平中

沈邁王陶韓維連薦之授忠武軍推官常州判官皆不赴與此所載除授官職少異其身後追賜史亦不書哲宗曰仁宗朝委事執政而臺諫實參論議可以爲法然不可用非其人

崇寧閒程振伯玉奏立孟子祠以公孫丑萬章從祀

宋案

史禮志崇寧中封孟軻鄒國公議者請與顏子並配又政和五年詔鄒縣孟子廟以樂正子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與此所載少異附識于此

大觀四年四月丁酉命禮部尙書鄭久中翰林學士承旨鄧洵仁翰林學士張閣修哲宗正史吏部侍郎范致虛禮部侍郎霍端友殿中監姚祐同修限一年成書至

政和二年四月壬子詔哲宗帝紀進呈畢修史官蔡薊

鄭久中姚祐張邦昌宇文粹中各轉兩官鄧洵仁張閣

霍端友轉一官以不經進呈故也

案文獻通攷蔡京撰

錄九十四卷語多厚誣紹興四年詔令宰臣重修為一

百五十卷京修實錄未知在何年第京于大觀四年出

居杭州與此所云鄭久中等修哲宗正史自非一時事

久中鄧洵仁史皆無傳張閣諸人傳中亦不言其修史

事惟范致虛傳有預修國史之語而不詳所修為何帝

之史及修于何時陳均編年備考則載大觀四年十一

月張商英請編熙寧元豐事號皇宋正典明年局旋廢

與此所載是年四月修哲宗正史政和二年四月哲宗

帝紀進呈事皆互異惜史佚其文無從是正然澆于大

觀政和時事乃所親見所記當自不誣固可以補正史

之闕

漏云

徽宗語左正言詹丕遠曰比聞中外有三不可之說法
度不可變劉逵不可用蔡京不可罷朕得之怵惕不寐
者累夕丕遠因問劉逵何故不可用上曰如碎黨人石
刻寬上書繫籍人禁皆逵首陳力爲朕論時政闕失有
何不可用丕遠對此必有媒孽逵者上曰今國是當如
何不遠曰國是陛下當與挺之議法度宜隨時損益逵
用否在陛下若京不可不去上默然案編年備考崇寧
五年丕遠因星變
上書乞謹天戒召對丕遠力陳時弊末乃及三不可云
云所載視此較詳丕遠終以此獲罪出知興化軍宋史
不載其事以此與編年備考要互證可補宋史之闕

宣和元年四月庚子臣僚言恩澤之行比年寢濫有入仕十二年轉十官者今兩選朝奉大夫朝請大夫六百五十五員奉直大夫至光祿大夫二百九十員橫行右武大夫至通侍大夫二百二十九員修武郎至武功大夫六千九百九十一員又言酬賞轉官不得回授自身人自有約束今又稍稍通行選人在部者一萬六千五百十二員小使臣二萬三千七百餘員吏員猥冗注擬不行

靖康元年三月辛巳召南劍州進士鄧肅通州進士任

申先常州布衣鄒柄赴闕並補承務郎

靖康元年四月乙巳少宰兼中書侍郎吳敏言布衣江
端友隱居京城東郊素有高行嘗圍城時上書論事終
不肖一至公卿之門伏望特加官使以風四方詔以爲
承務郎賜同進士出身

高宗謂輔臣曰朕嘗與臺諫論大臣出處或臣僚以罪
去但及其身足矣所薦引當觀其人如何若不問賢否
一切斥逐是使人爲朋黨非公正之道也

高宗曰監司郡守固當久任然其閒有癯老疾病之人

使之在職亦有利害蓋移易差遣不過有迎送之擾而
職事廢弛則貽患一州一路利害孰爲重輕今後如有
此等可與宮觀仍理作自陳案編年備要崇寧元年行
久任法詔臺省寺監外監
司郡守並三年成任宣和二年又詔內外官並以三年
爲任以治績聞者再任永爲式故高宗欲變通其法
高宗曰有帝王之學有士大夫之學朕在宮中無一日
廢學然但推究前古治道有宜于今者要施行爾不必
指擿章句以爲文也士大夫之學則異于此須用論辨
古今以爲文最不可志于利學而志于利上下交征未
有不危國者也

高宗曰朕讀晉書愛王羲之傳凡誦五十餘過蓋其與
殷浩書及會稽王牋所謂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其論
用兵誠有理也

所司進呈諸路置放生池高宗曰此事固好但恐有妨
細民漁採所害亦大止令原有處復舊可也漉因思歐
陽修集古錄跋尾論唐置放生池一段甚有理今聖語
如此卻不過又無不及極爲中道

紹興戊辰太常少卿方庭碩使金展陵寢先是諸陵皆
遭發哲宗至暴骨庭碩解衣裹之惟昭陵如故庭碩歸

奏上涕下沾襟悲動左右時相大怒

案宋史方庭碩無傳攷紹興戊辰秦

檜方當軸力主和議稍異已者卽遭竄逐此所稱時相當卽指檜也

劾庭碩奉使無狀請

竄斥有旨除廣東提刑到官不逾月瘁死自是出疆者

不敢言陵寢隆興改元冬胡銓被召賜對首及庭碩語

上大感悟奮然有恢復意亟議遣使問發陵之故會時

相方主和議而止乾道庚寅夏五月銓以溫陵守奏事

上喟然曰朕復讎雪恥此志決矣銓奏云陛下此舉已

遲上默然及是詔丞相選材識有經學通達國體者一

人持節以往以申請陵之思由是范成大自起居郎兼